

江地著

檢軍史初探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拾
年
正
月
初
九



江地著

拾軍史初探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一九五六年·北京

總 軍 史 初 探

江 地 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56號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公厘 1/32 • 印張4張 • 插頁1 • 字數88,000

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0 定價(7)0.44元

統一書號11002·102

封面裝幀者：封正 版式设计：林官協

关于捻軍史分期問題(代序)

当捻軍史的研究工作已在展开之际，探討一下它的分期問題是必要的。根据我的初步的而且不成熟的意見，捻軍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一 捻党时期(一八一四年——一八五三年)

捻党产生，根据現有而远不完备的史料来看，当在清朝康熙年間(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①，而比較确切具体的時間則是清朝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也就是十八世紀末年或十九世紀初年^②。

捻党是以秘密結社(?)而存在，这期间，它以地下活动为主导，而武裝斗争則是零星的或偶然的，而且，它的力量还微弱，又受清政府严刑鎮压，活动相当困难。这样大約繼續了五十年左右，直到第一次鴉片战争以后，特別是到了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由於中国国内外形势發生了根本的变化，捻党开始脱离地下状态，而采取了以武裝起义为抗清斗争的主要形式，从此，捻党变成捻軍，結束了第一时期。

① 王闓运：“湘軍志”平捻篇(“捻軍”資料一册一頁)。

②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二十四奏疏；方玉潤：“星烈日記彙要”(“捻軍”資料一册三〇九頁)；黃鈞宰：“金壺七墨”(“捻軍”資料一册三七七頁)；潘頤福：“东华續錄”嘉庆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上諭。

二 初期捻軍时期(一八五三年——一八五五年)

一八五一年,和太平軍在金田村起义同年,捻軍以張洛行为首,以雒河集(安徽渦陽)为中心,开始在河南和安徽兩省地区普遍举起抗清义旗。但这时期的捻軍是自發的分散的零星的斗争,各地自行“裝旗”,也自行敗散。一八五三年五月以后,太平軍北伐部队路过江北各地,捻党起义才真正遍地开花,开始了新的阶段。初期捻軍領袖是張洛行、龔得、王冠三、苏添福四人,他們各有部众数千甚至数万。一八五五年(咸丰五年),各路捻軍齐集雒河集,成立“大汉国”^①,并推張洛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明命王”,“各旗統將,皆听盟主調遣”^②。从此,捻軍由分散向集中發展,有了統一的领导和指揮,走向一个新的时期,結束了第二时期。

三 中期捻軍时期(一八五五年——一八六四年)

这个时期,是中国大陆上以太平天国为首的抗清运动的全盛时期,也是捻軍大發展的时期。

这时期,捻軍人数扩大到几十万,著名將領是張洛行和龔得,还有他們所統率的五旗和各种鑲边旗的將領,它以皖北为中心,东出海濱,西扣潼关,北达黄河南岸,南到安庆与太平軍地区相接。北方各地地方性的农民軍如宋景詩部、宋繼鵬部、陈大喜部以及幅軍、長槍会軍等都在它的影响和

① 汪士鐸:“汪梅翁乙丙日記”卷三,三二頁。

② “渦陽县志”兵事(“捻軍”資料二册一〇〇頁)。

声援之下展开抗清运动，它成为北中国抗清主力军。这时期，它不断与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部联合作战，成为太平天国有力的同盟军或兄弟部队。

但是，这个时期的捻军还运用着旧式的武器，缺乏严密的军事制度，不肯远离故乡，因而它即使在强敌压境之际，也依然是停留在“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半农民半军队的状态中。

四 后期捻军时期（一八六四年——一八六六年）

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皖北根据地失守，沃王张洛行殉难，捻军遭受到沉重的损失，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到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南京失守而宣告失败，中国大陆上的抗清运动结束了它的全盛时期而走向退潮时期。在客观形势严重、反革命清军巨大压力之下，逼迫着遵王赖文光的西北太平军与梁王张宗禹的捻军结合起来，统一领导，改变战略，捻军进入它的后期。

这时期，捻军迅速地成为正规化大军，并且易步为骑，接受了太平军的优良军事制度，在山东消灭了以僧格林沁为首的内蒙古骑兵，击败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淮军，使具有新式武器的淮系军阀李鸿章疲于奔命，从此，捻军声威大震，代太平军而成为抗清主力军，继承着太平天国未竟的革命事业，这是捻军战争的严重时期，但也是它的主要时期。

五 末期捻軍时期(一八六六年——一八六八年)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秋天,捻軍在河南許州將部队分为兩支,一支以遵王賴文光为首,在中原地区繼續坚持抗清斗争,是为东捻軍;另一支由梁王張宗禹率領,“前进甘陝,往連回众”^①,以展开西北地区抗清斗争,是为西捻軍。兩支捻軍从此沒能再会合,这中間的三年,是末期捻軍时期。

到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年初,东捻軍复沒於江苏揚州;八月間,西捻軍复沒於山东徒駭河边。从此,捻軍結束了它的长达十八年(一八五一——一八六八年),广达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山西、河北、陝西、四川、甘肅等十省的波瀾壯闊的抗清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悲壯的、英勇偉大的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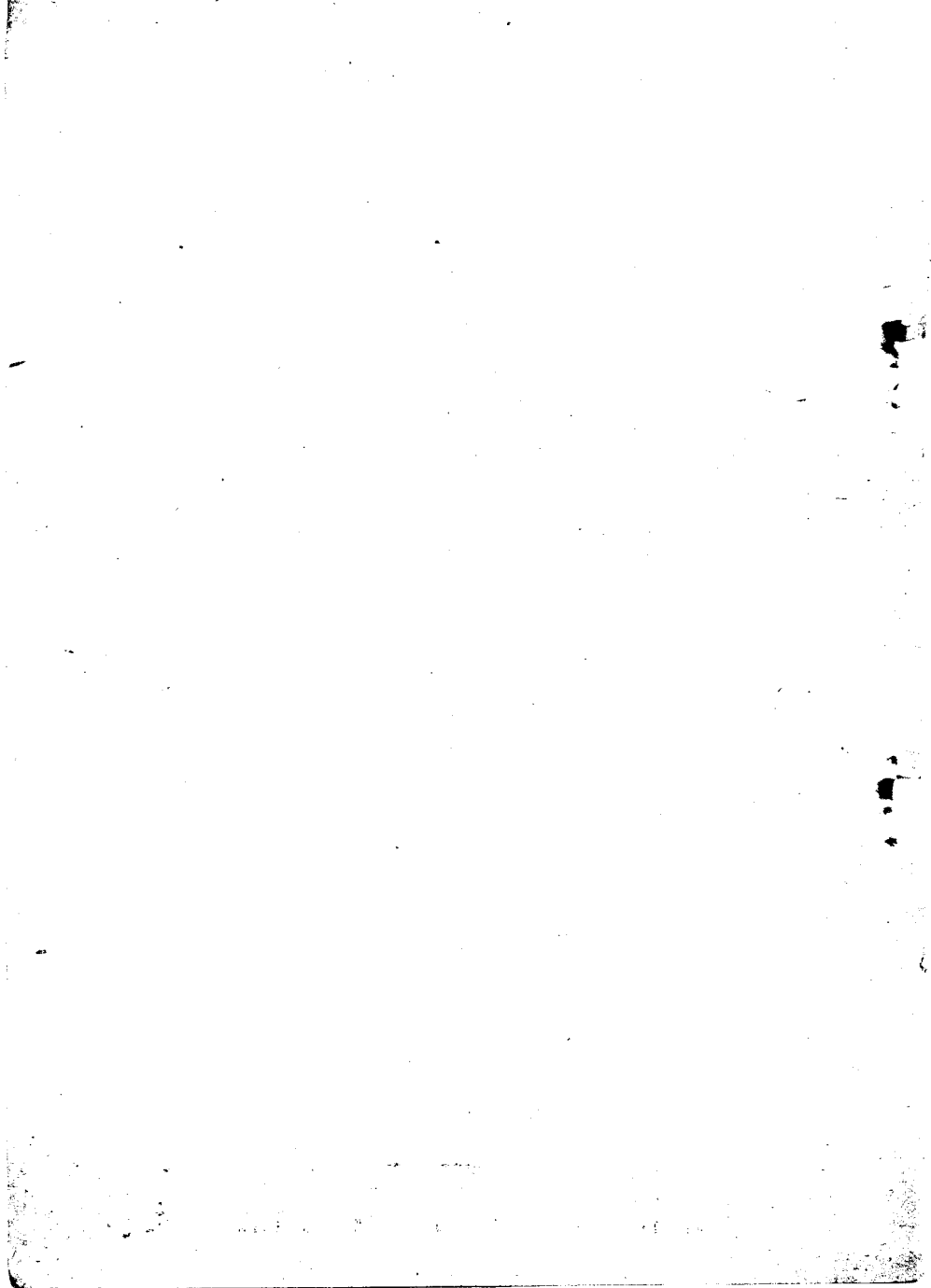
除了捻党时期是其前奏外,捻軍的四个时期以一八六四年为分界綫,又可以划分为兩大阶段。在此以前,是前期捻軍史;在此以后,是后期捻軍史。因为这一年不但是划分捻軍抗清史的一大关键,而且,也是整个当时中国大陆上抗清运动的唯一轉折点。

这个問題是需要再商榷的,特別是一八六四年以前的时期划分,由於作者探討不够,就更值得研究。其次,在每一个大的时期里,又應該划分为若干小的阶段,这也还有待於細致地划分。

① “賴文光自述”(“太平天国”資料二册六八三頁)。

目 次

关于捻軍史分期問題(代序)	
皖北根据地失守与張洛行殉难	7
西北太平軍和捻軍的結合	22
論后期捻軍战争	42
論东捻軍的抗清斗争	64
論西捻軍的抗清斗争	95
关于捻軍史的参考資料問題	135



皖北根据地失守与張洛行殉难

(一八六二——一八六三年)

一 皖北战役开始前的基本形势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的年初,当远征西北的太平軍与捻軍联合由陝西回到河南,再由河南向湖北东部进軍的时候,捻軍的老根据地——皖北,开始了空前激烈的战斗。

捻軍領袖、太平天国沃王張洛行^①自潁州战役以后,便回到

- ① 關於沃王張洛行,“历史教学”一九五四年十月号上,發表了朱悞同志的“捻軍領袖張禹爵和張琢(張五孩)”一文,其中提到前期捻軍最高領袖、太平天国沃王張洛行的名字問題。作者認為沃王应作“渥王”,張洛行应作“張乐行”,他的根据是張家后代張羹材的叙述,或者是据張氏家譜和墓碑。

但是,在“李秀成致張洛行書”中开头是这样写的:

“忠王李,書致

征北主將張洛行弟青及:……”(“太平天国”資料二冊七二一頁)

在“陳玉成致張洛行書”中,开头也是这样写的:

“英王陳,書致

沃王張洛行賢弟閣下:……”(同上,七四六頁)

在“賴文光自述”中,是这样写的:

“……於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禹爵……前進甘陝,往速回众……”(請注意,幼沃王既是这个“沃”字,老沃王当然也是的。)(同上,八六三頁)

这三个文件,都是屬於革命者本身的,出自革命者的亲笔,而且有原件、照片可資查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准确的,它比張家后代的叙述,家譜的記載还要可靠。因此,仍应作“沃王張洛行”而不应作“渥王張乐行”。

但是,在“李秀成自述”中,則作“張乐行”,在出自清朝統治階級史料中,則有时称“張乐行”,有时作“張洛行”,因此,“乐”、“洛”兩字可能当时並行,無所謂錯不錯的問題。

雒陽集(渦陽)來了。這時候，捻軍因為在潁上受到叛賊苗沛霖和清軍的聯合夾擊，已深感到實力不足。捻軍的另一優秀指揮者——龔得，已在松子關^①戰役中英勇犧牲，這使捻軍戰爭的指揮上大受影響，也使張洛行失掉了一位親密的戰友。在捻軍內部，雖有張洛行名義上的共同“盟主”，但其實指揮極不統一，各首領之間缺乏鞏固的團結，各部捻軍仍處於一種“有事則聯合作戰，無事則各自獨立”的分散狀態。有一部分捻軍，正在魯西南和地方起義軍如幅軍、長槍會軍、文賢教軍等聯合攻打山東清軍；也有一部分捻軍正和太平軍在湖北聯合作戰；還有一部分捻軍正在豫南汝寧和陳大喜部“河南捻軍”聯合作戰。這些留在各個戰場上未曾歸來的捻軍，佔有一個相當大的數量，因而也直接地給皖北戰爭以巨大的影響。

在外部，太平天國在安慶戰場上的失利，和英王陳玉成的犧牲，更給捻軍造成極大的不利條件。苗沛霖在皖中的叛變，割據着淮河兩岸的廣大地區，切斷了皖北與皖南的連系，致使捻軍已經完全不可能得到太平軍方面的援助了。

① 龔得即宮得，又名龔德樹，安徽亳州宮記寺人。生而富，為人足智多謀，是捻軍優秀指揮者，因而沃王張洛行把軍事指揮權委託給他。他是捻軍五大旗中“白旗黃邊”的首領（一說白旗），在捻軍中威信很高，軍中遂稱“宮先生”。史料中常常張、龔連稱，可知是張洛行以下最高領袖。一八六一年三月十四日即咸豐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他率領捻軍配合太平軍英王陳玉成部作戰，在湖北羅田松子關與清軍成大勇部激戰，不幸中炮犧牲。（“渦陽縣志”兵事（“捻軍”資料二冊一〇〇——一〇二頁）；“羅田縣志”兵事（“捻軍”資料三冊二四六頁）；張瑞璣：“兩淮戡亂記”張洛行叛述本末（“捻軍”資料一冊二八六——二八七頁））。

皖南区的太平軍也不再在安庆外圍，已退到長江南岸和南京外圍地区去了。八月(七月)間，太平軍楊輔清部与湘軍鮑超部大战於長江南岸宁国府，楊輔清部再战不胜，太平軍陸續退出了宁国府、蕪湖、裕溪口、和州、含山、巢县等广大地区。在南京外圍，忠王李秀成部正在雨花台附近与湘軍曾国荃部大战，李秀成虽然打得曾国荃难以招架，却依然不能將南京解圍，双方进入相持不下的苦斗阶段。在長江下游，上海虽被太平軍屡次攻打，却也依然掌握在中外的反革命势力手里；浙东的法国洋槍队和浙西的左宗棠部湘軍正相互遙应着陰謀夾攻杭州。这些情况，就使得皖北捻軍在軍事上处于孤立無援的状态中作战。唯一能援助捻軍作战的部队，是以扶王陈德才、遵王賴文光为首的西北太平軍，但这支部队这次由陝西回軍的目的，是打算到豫东来搭救檻往北京的英王陈玉成，却不料西北太平軍来迟了一步，在他們將到达豫西宜陽的时候，英王即於延津英勇就义了，扶王、遵王失望之余，遂率軍折向豫南到湖北边境去。所以，西北太平軍也不能援助皖北的战事了。

当捻軍陷於內部分散、外部無援的不利状态时，反革命方面却存在着不少有利的条件。首先是經過第二次鴉片战争以后，中外反革命分子勾結起来，直接加强了清軍在長江流域太平天国戰場上的力量。其次是皖北戰場上清軍指揮权的統一，八月(七月)間，僧格林沁代替了袁甲三的职务，統轄山东、河南戰場上的“剿捻”事务，“副都統遮克敦布，右侍郎毛昶熙、署漕运总督吳棠均归节制，其蒙、毫、徐、宿

防兵一併調遣。”^①連各省的地方官吏自督撫以下也均歸其節制。僧格林沁和他的內蒙古騎兵，是清王朝的一張王牌，幾年來，清廷在江南太平軍戰場上，一意培養江南、江北兩個大營，在北方便一意培養僧格林沁及其騎兵，以對抗正在日益發展的漢族軍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三系的軍隊。所以，在“勦捻”的上諭里，可以明顯地看出對漢族奴才是懲辦主義，今天申斥，明天大罵，後天撤職，擺着一副凶惡的奴隸主面孔，真是威風十足，譚廷襄、鄭元善，連袁甲三也在內，這些奴才們幾乎經常挨罵，也幾乎時刻提心吊膽怕被懲辦。唯有僧格林沁則是例外，不但上諭里絕少申斥，簡直千篇一律地是嘉勉、慰勞和獎勵，他的軍隊沒有鬧過缺餉，打垮了就給補充，連他在山東戰場上被長槍會軍和捻軍打得連吃敗仗，也概不追究，上諭里反而大罵山東巡撫譚廷襄不肯出力協助作戰。奴才們雖然憤憤不平，却也毫無辦法。這次皖北戰役，清軍指揮權統一於僧格林沁，這使魯、豫、皖三省的奴才們不得不有所顧忌，把他們平日那種互相攻訐、互相觀望的態度，不得不暫時收拾起來，以免被“王爺”參劾。在清軍方面，這次攻打皖北的主力軍是內蒙古騎兵，官書上稱之為“良將”的陳國瑞、國瑞、舒通額、蘇克金等，都隨僧格林沁由山東來到皖北，這一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曾經在大沽口打敗過“洋鬼子”的軍隊，卻被調來屠殺和鎮壓捻軍了。皖北的鑽在“堡寨”里的地主武裝——民團，也紛紛從烏龜壳里伸出腦袋來蠢蠢欲動。在皖北東部的宿州，

① “重修安徽通志”武備志（“捻軍”資料二冊四二頁）。

以宿州知州英翰为首的一部分地主武装,也成为捻军凶恶的死敌。英翰——这是一个靠攻打捻军起家的民贼,他不仅有着的一套军事上的经验,而且更毒辣的是他利用捻军流氓分子的动摇性,专门作收纳叛徒、从内部来瓦解捻军的工作。英翰手下的大特务牛斐然,收纳了刘天祥二十几个叛徒,对皖北战役起了重大的破坏作用。宿州又是捻军每一次进军山东的必经之路,清军这个据点的存在,切断了山东与皖北两大农民起义军战场的連絡,也是使捻军在战略上陷於孤立的一个因素。

这些从各方面而来的复杂的条件,都不能不深深地影响着这一次皖北的战争。总的说来,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勾结,相对地增强了清廷在皖北前线的力量;从安庆失守以后,太平军在皖南前线的失利,相对地削弱了捻军在皖北前线的力量。这两个基本的因素,开始在影响着皖北的战场了。

二 捻军的组织特点及其弱点

我们通常说皖北是捻军的根据地,这仅仅是说明皖北是捻军的故乡,因为捻军最初起义的地方是皖北的雉河集、蒙城、亳州等地^①。其实,随着捻军的成长和壮大,捻军的活动地区早已扩大到北至黄河南岸、南至长江北岸、西至西安、东至海滨等广大地区。因为凡捻军到达地区,都有地方

① 雉河集原属亳州,即今渦陽县。皖北战役后,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反革命统治,遂改为县治。

人民起义軍响应,这些起义軍有幅軍、八卦教軍、長槍会軍、文賢教軍等各式各样名目,也有不再別树一帜而即名之曰捻軍的,如河南南部以汝宁为中心的陈大喜起义軍,就完全是以捻軍的名义起义的。在地主阶级的官書上区别皖北方面的捻軍叫“皖捻”或“蒙、亳巨捻”,而把各地起义响应的捻軍叫“土捻”,陈大喜部起义軍則被叫作“豫捻”。無論是那一路起义軍,都各有其或大或小的根据地,所以,捻軍有广大深厚的群众基础,捻軍的根据地也是遍布於它所能到达的地区。

皖北根据地的中心是亳州和蒙城,在亳州和蒙城中間的雒河集即今渦陽县,便是捻軍的誕生地。捻軍中的著名領袖,大多是雒河集附近村鎮的人,所以,雒河集是捻軍的中心,这里如同太平天国历史上的金田村一样。从雒河集沿渦河向上游和下游發展,在几百里的广大地区,都是各路捻軍产生的家乡,每一次,捻軍出發到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各路戰場上去作战,都是从这一帶出發,然后再回到这里来的。所以,这里是太平天国时期北方人民抗清运动的中心,也是清廷軍隊僧格林沁部志在必得的地方。

在战争即將到来的前夜,在皖北方面,捻軍內部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問題。捻軍中虽以沃王張洛行和龔得为共同的最高領袖,但在最高領袖之下的各路捻軍,却完全是各自为政的。在总領袖之下有各种不同的旗众,如黃旗、白旗、藍旗、黑旗、紅旗等等,一般称呼是五大旗,其实除五大旗之外,还有綠旗与各种鑲边的旗,有时同一名称却是另一支的

旗^①。每一旗就是一路捻軍，各有一个大首領統率，如黑旗首領蘇添福、紅旗首領侯世維等。各路捻軍曾公議張洛行為盟主，名義上是整體捻軍中的一部分，實際上各旗捻軍却具有極大的獨立性，可以單獨地出發到各地去遠征，而並不一定要取得盟主的同意，張洛行除了自兼黃旗首領而保有本部分捻軍之外，他用軍事命令調動任何人都是比較困難的。而各路捻軍的軍事行動也帶有極大的自發性和盲目性，談不到明確的戰略方針和目的，頂多只有戰役上的目的。這和太平軍比較起來，相差很遠。所以，捻軍之間這種缺乏鞏固的一致團結，各不相統的分散狀態，便成為被敵人各個擊破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白旗首領孫葵心，據說原是張洛行部下的一个小頭目，以後由於他的人馬逐步擴大，遂脫離洛行而自成一路捻軍^②。捻軍中這種事例很多，每一个小頭目一旦變成大將的時候，就取得了相對的獨立，自成一方的首領。

每一路捻軍出動的時候，人數常常是幾千幾萬，其聲勢之壯，正如官書上描繪的是“戈矛、旗幟如林”。這些千軍萬馬的大隊伍，和寥寥無幾的清軍比較起來，就使得清軍不能不吓得退往寨堡里，憑着工事和大炮來保護性命。但是，我

① “渦陽縣志” 捻匪各旗表（“捻軍”資料二冊一〇九頁）；“豫軍紀略” 皖匪二（“捻軍”資料二冊二九四——三〇四頁）；張瑞璣：“兩淮戡亂記”張洛行叛迹本末（“捻軍”資料一冊二八五頁）。

② “捻首孫葵心者，世充衙役，其父黨羽已眾，迨葵仍習父業，又加甚焉。後以事被革，遂率眾投效勝營，不得志，遁歸張樂行。其眾愈多，乃自為隊……”（方玉潤：“星烈日記彙要”（“捻軍”資料一冊三一三頁））。